

曹伯植陕北说书文集

曹伯植◎著

陕北说书作品选

曹伯植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文史十六

陕北说书作品选

曹伯植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 樊高林

副主任 高长天

编 委 马 晔 李和平 雷增高

郭必选 张玉曙 霍满鹏

杜兴顺 高福华 曹树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北说书作品选 / 曹伯植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曹伯植陕北说书文集; 3)

ISBN 978-7-224-09322-3

I. ①陕… II. ①曹… III. ①陕北说书—作品集—中国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3376号

序

中共陕西省常委、延安市委书记 李 希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中国革命圣地，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经过数千年积淀，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了陕北信天游、秧歌、说书、剪纸、农民画和安塞腰鼓等民间艺术。这些原生态文化具有神秘、空灵、沧桑之特点，极富质朴、热烈、豪放之美感，陕北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纷呈也因此得以印证。

陕北说书历史悠久，相传源于西周，盛于唐宋，明清时期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秦汉皇宫里所设“稗官”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弄风俗，并由艺人加工说唱。陕北说书所用“三弦”就是北魏、唐宋时的琵琶演变而来。据《榆林府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陕北说书“韵音飞畅，殊有风情，可及江南之柳敬亭也”。陕北说书短小精悍，演出灵活，随编随唱，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延安时期开展的新文艺运动中，陕北说书在宣传边区政策、促进“双拥”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北说书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至今仍保持着许多古老、原始的演唱形式和传统曲目，是研究陕北地域文化的“活化



石”。2007年5月，陕北说书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从古至今，陕北说书多以师徒口耳相传。随着老艺人们的相继作古，挖掘、整理和保护陕北说书的任务显得尤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继编印《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之后，现又将曹伯植同志著述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其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伯植同志长期致力于陕北民间艺术研究，这种笔耕不辍、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令人钦佩。我衷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志投身陕北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之中，努力让陕北的民间艺术像山丹丹花一样，在陕北的沟沟洼洼绚丽开放！

2009年10月





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刘兰芳

我对陕北说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2009年5月我和中国曲协的同志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之际，专程去延安，就陕北曲艺，特别是陕北说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调研。在与延安文艺界的专家和民间艺人的座谈和演出活动期间，大家多次提到一个人——曹伯植，都说他是一位陕北说书的创作实践者，有获奖戏曲、曲艺作品几十篇；陕北现在较出名的一些年轻说书艺人和说书艺术家几乎都经过他的辅导；他还是一位陕北说书的理论研究工作，现有陕北说书方面的专著两部。

我临返北京的那天，他来延安宾馆看我们。延安市文联的同志给我引见时说：“这就是曹伯植先生，是我们延安研究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的专家。”我一看，此人其貌不扬，秃顶，花白头发，穿一件灰布衬衫，看上去有70多岁。经交谈，方知他比我还小3岁，才60刚出头，显然是操劳过度。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交谈期间，他拿出他将要出版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他主编，孙鸿亮、曹彬为副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等八本书稿的样本，想让



我为这套丛书写个序言或者写几句话。我为他能一下拿出关于陕北说书的这么多书稿而惊讶，同时也为我们曲艺界（他是我们的曲协会员）有像他这样为曲艺献身的同志而感到高兴和骄傲。这些书的出版，对我们曲艺界，尤其是陕北说书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件大事。它将对陕北说书的传承、研究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曹伯植同志几十年来对陕北说书的抢救、保护、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全部是自费，没花国家一分钱。他也是工薪阶层，生活捉襟见肘，现在虽说成了一个小小实业家，但他表示，他的钱都要用到文化事业上。这种对陕北说书的执著与热爱是值得我们广大艺术工作者学习的。我作为中国曲协主席为此说两句话那是义不容辞的。然而一看这么多的书稿，我一下根本看不完，况且我手头的工作又多又急，我只好让他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到我们的邮箱里。而且约定，书籍出版后，必须要给曲协留几套。谈话之后，他到机场送我们回北京。

陕北曲艺人才济济，底蕴深厚，特别是陕北说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中国曲协非常关注陕北说书的发展。这次我们去延安见到了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出版的《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紧接着这套“陕北说书”丛书8本又是由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正式出版，这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应该为之而鼓掌，为之而欢呼！

我们的地方曲协应该与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合作，争取得到他们对曲艺工作的支持，共同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也应该争取像曹伯植同志这样的热心人和实业家加大对陕北说书的扶持保护力度，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大艺术人才的挖掘和艺术作品的创新力度，奉献更多的陕北说书艺术精品。

是为序。

2009年6月



聊“陕北说书” 道人世真情

——写在曹伯植“陕北说书”系列前面的话

曹谷溪

我明明知道情感脆弱的人心太软，干不成大事。可是，怎么也无法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看书、看电视剧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情；朋友获了奖，仿佛自己得到了荣誉，更是激动不已。一个爱激动的人，又常常遇到一些令人非常激动的事情。清明节前后，文友海波寄来他刚刚出版的6部大著、4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各1部。正在我惊呼“中国文坛之奇闻”之际，好友曹伯植老弟又打上门来。他说，“陕北说书”系列要出版8部编著。其中有《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5部《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陕北说书”系列不仅填补了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艰辛劳作的丰硕成果。

确实，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的出版发行，将是一项更令人欣喜、令人激动、令人震撼的文化工程！

伯植和我商定一起去北京拜会德高望重的文艺老前辈贺敬之，



请他为这套书撰写序文。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和伯植都曾得到贺老许多方面的关心与支持。

2009年4月25日上午9点，在延安通过贺老的秘书联系了约见时间。我们准时敲响北京南沙沟贺老家的门铃，柯岩大姐穿着拖鞋为我们开门。我们相互熟知。198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京西宾馆与女作家杨沫一起照相、拉话，并签名支持我正在发起的“延安文化艺术基金会”活动。她显然比20多年前苍老了许多。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她学着我浓重的陕北腔，幽默地说：“病多哩，虱子多了不咬人！”接着便是一串坦然的笑声……然而，她当年的英姿和《总理啊，你在哪里》的优美的诗章，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她知道我们要和贺老说事，一开门便冲着贺老的书房喊：老贺，你的延安客人来了！

贺老是山东人。可是，他向来对延安去的人都非常热情。落座后，我首先转达了延安大学副校长马海平对贺老的问候，并送上延安大学给他的一封请柬。他笑着说：“听说延安的变化很大，我真想再回去看看，医生不容许呀！”一个“回”字，听得人心里火辣辣的。

贺老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身体也不甚强壮。可是，记忆力却好得惊人。我向他介绍曹伯植时，他微笑着说：“我和伯植同志也算有些缘分。1982年，文化部在延安召开全国戏剧年会，他领着延川县剧团为年会表演了一台具有浓郁陕北风味的地方小戏，其中有陕北道情小戏《刘拴回头》、秧歌剧《货郎相亲》，还有眉户小戏，年会代表们说是一台好戏。于是，便邀请县剧团到北京演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进行了专场演出。

“当时的伯植，既是剧团团长，也是编剧、作曲和导演，在先后后的交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1年我去延安，他在延安宾馆送我一盘陕北说书磁带；今天，又送来这么一套‘陕北说书’

系列书稿，实在令人振奋！”

说起陕北说书，顿时勾起了贺老许多美好的回忆。他说：“1940年，我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陕北农村，深入群众，从带着泥土芬芳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乳汁。应该说，由我执笔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都是用陕北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的尝试；我与丁毅执笔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也曾注入了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

“1943年，我在延安县川口采风，正巧韩起祥也在那里说书，我记下了他说的许多精彩的段子；不久，我专门邀请他到‘鲁艺’去说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了他的陕北说书，都连连称赞韩起祥说得好！”

“陕北说书很好，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是陕北劳苦大众苦难的、爱情的、抗争的史诗！”

在贺老关于陕北说书的议论正在兴头之际，我不失时机地向贺老说明，我们此次来京就是专门请贺老为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撰写序文的。

贺老轻抚着厚厚的“陕北说书”系列书稿，深情地说：“首先，我对伯植表示祝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想了多年，想要做又没做成的一件事情。现在，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你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一大贡献。写了这么多，我很敬佩。”伯植赶快接过话头说：“不敢，不敢！贺老，从年龄上说您是老前辈，您比我父亲大两岁；在文学艺术事业上，您又是大家、名家，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是啊！”我说，“可是，诋毁者也有。他们脱离历史看人看事，或者出于其他目的，任他去吧！我以为您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歌手。您的名字和您的诗作，已经和祖国的山河融为一体。在延安宝塔山



的峭崖上,在西安到延安高速公路一侧的大山上,醒目地镌刻着‘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贺老笑了笑说:“那是他们搞旅游宣传哩!在三门峡、桂林,他们也把我的诗刻出来了。”

“《三门峡梳妆台》和《桂林山水歌》当年我可以倒背如流,现在记不全了。我敢说,这是影响了一代诗风和几代读者的诗歌名作!”

贺老又把话题转到“陕北说书”上。贺老问韩起祥的书出版了没有,伯植说:“韩老的书词还出版了不少,可是还有那么多陕北说书散落民间,为了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努力把经典的陕北说书曲目全部整理出版。”贺老接过话头说:“陕北说书好呀,民间有许多艺术天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我的老师,他创作了《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等许多新书,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曾收集了不少关于陕北说书的资料,想做一些研究,但是我没有做成。你完成了几代人的夙愿,意义重大。本来,我应该为这套书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不行了。去年住了一次医院,今年好些,但还有毛病,脑子也不好使了。再也不打算留什么文字性的东西了。很遗憾,这次我不能为你写序了,请你原谅!”

贺老略微停顿了一下说:“为了更隆重地推出伯植的这套‘陕北说书’系列,我题写书名,就让谷溪写序吧。”我忙说:“不行,不行。如此重任,我怎敢承担!”贺老说:“怎么不敢承担呢?你几十年来一直为陕北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而奔波,支持了那么多文学青年,你有资格写,你必须写。”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柯岩大姐说“虱子”的那句话,给别人头上放的虱子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贺老见我犹豫,便鼓励我说:“你写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观点和我的话用上,大胆地写,对这件事就应该大力张扬!”

贺老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记下与这位文艺老前辈意重情深的一席谈话,不就是“陕北说书”系列的一篇现成的序文么?

2009年中秋于志丹县

前言

原本没打算出这本集子。主要原因是作品几乎全是应即的“命题作文”，当时应邀编词，为的是应付比赛或临时演出。再说陕北说书词一类的作品，一般人认为是农民文学，不被人们看重。这些应即之作，无非是为宣传某个单位说几句好话，外人一听，感觉尽是些溜尻子^①、拍马屁的话，只说好，不说赖。没办法，要想鼓舞士气，宣传他们，还必须是说这些话。因此我原想，写完用了就完事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对我有所触动。即2007年11月至12月份与延安大学“陕北民歌研究中心”同仁一起去定边观摩“陕西省第二届陕北说书大赛”，参赛选手100余名，除一位延安大学的大学学生，其余全是民间说书艺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我这多年挖掘、整理、研究陕北说书时与他们接触较多，已经混得很熟了。他们这次的演唱技巧令我惊叹，比起过去的盲艺人来说有很大提高。过去的说书艺人清一色盲人，明眼人是不允许“抢饭碗儿”

① 尻子：陕北音 gōu。



的。这次参赛选手中只有两个半盲人（弱视），其余全是明眼人。表演成分很浓，演技很高，然而遗憾的是书词质量普遍较差，其中有几个拙作，在此大赛中已算是“上乘”了。好些艺人围着我：“曹老师，你老能不能抽空给我们也写点书词？”我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便慷慨地说：“行，我给你们写！”过后，我有点后悔了。天呀，这么多人的要求我如何满足呢？别说我年逾花甲，即使年轻人也没法完成这么多的创作任务啊。陕北有句俗话，“男人家说话算数”，那我能言而无信吗？

这时我想起，把我这多年来的应即作品印出来供给他们，他们学了后，可以互相拉扯，前后套用。比如我给某作品中编了“咱陕北没什么好招待，把说书当成一道地方菜，不管你们爱不爱，我两只手恭恭敬敬端上来”。这几句词就被好些说书艺人在接待外地客人时，略作改动，到处套用，很有效果。

在陕北，除过电视剧的观众多，我估计就应数上陕北说书的观众多了。小说、诗歌、散文的读者，戏剧、舞蹈、音乐的观众都没有陕北说书的多。原因是陕北仍然是农民人数最多，他们的文化层次及喜好还是倾向于陕北说书。因此我们有责任为千千万万的喜欢陕北说书的农民朋友及所有朋友服务。

本集入编的作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参赛篇”。即为各种会演、调演或行业系统比赛而作，因此冠名参赛篇。第二部分是应即篇，即为配合各种宣传活动、庆典文艺晚会等而作，均为赶急的应即之作，因此冠名“应即篇”。第三部分是“其他篇”，所谓其他篇，即既不是为了参赛，又不是为了应即，而是想写一点东西的时候写出来的，这种东西很少，一共八篇，其中还有三篇是根据我创作的小戏改编的，一篇是根据张俊功先生的白话笑话改编的，另外三个小段是替别人修改的。

每篇里的排列是按创作的时间先后，由前到后依次排序。另有



几个快板小段，因量小，也只好收在本集之中。

我这人应该说不属懒人，工作经常安排得紧紧的，但对搞书词创作来说，90%的作品是被动写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说书词大部分是为四弟伯炎夫妇的各种演出而作，也有为别人写的。我接受任务比较慷慨，因为我是个软面情人，别人求我的事，只要我能办到的，都是全力以赴，给自己兄弟写词，那当然是义不容辞。别人也一样，几乎是有求必应。但接到手后，就后悔了，实在太忙，写不出来，一直推，一个月接的任务，肯定半个月完不成，时间一限定，最后一天也就出来了。哪怕是今天接手的活，明天就要，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也能交差。我一辈子是业余作者，主要工作是行政琐碎事务，即使退居二线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学、办企业上，搞创作仍是忙里偷闲往出挤。本来水平就不高，又是这样的创作环境，能出好东西吗？可我是个优点——胆大，不管怎样，该写就写了。

我也很粗心，写完后把一大部分东西丢了，好在四弟是个细心人，凡我给他写的东西，不论大小优劣，几乎是一个不落地保存着，这次出集子多亏他帮忙，虽说是亲兄弟，我也得感谢他。

我深知我的这本书质量不高，还望方家里手、学者、专家、陕北说书艺术家、民间艺人、读者朋友多加指正。我愿为喜欢陕北说书的朋友服务，尤其是为农民朋友服务的心永远是热的、滚烫的。愿为陕北说书这门艺术献身是永恒的。

作者

2009年8月于延安



目 录

参赛篇

瓷罐罐	(3)
看延安	(14)
侨胞祭祖	(19)
说说咱的好传统	(22)
老张逛市场	(28)
军妹——宋彩玲	(32)
刘老汉买嫁妆	(38)
陕西邮政大变迁	(42)
强扭的瓜不合法	(47)
一路欢笑一路歌	(54)
张思德电力便民服务队	(58)
串门路上话新村	(64)
消灾灭难的保护神	(69)
一片肥肉	(73)



农家乐	(77)
厂长借钱	(81)
定边人民欢迎您	(86)
酒后驾车酿悲剧	(90)
一代比一代更风流	(94)
刮大风	(99)
烟草未来更辉煌	(103)

应即篇

保小娃娃回娘家	(109)
我到北京去说书	(114)
暖房	(120)
唱庙沟	(122)
生态农业参观记	(127)
点将台	(141)
重树工商新形象	(145)
夸曲协	(149)
赞自来水公司	(151)
宝蛋蛋	(153)
十颗星	(156)
延安城里串门门	(162)
乡里老婆夸公司	(168)
中行形象在柜台前	(172)
王老汉存款	(178)
老延柴回来了	(183)
说说延川的淤地坝	(187)
婚礼贺词	(190)

挑学校·····	(192)
退耕还林奔小康·····	(196)
自报家门开场白·····	(200)
小小肩膀挑重担·····	(202)
说说延川的旅游业·····	(206)
赞民政·····	(210)
腊月·正月·····	(215)
延大明天更辉煌·····	(218)
买楼来·····	(222)
大实话·····	(227)
介绍嘉宾词·····	(229)
定边舞台会群英·····	(232)
老来乐·····	(233)
追羊记·····	(237)
 其他篇	
八个毛鸽蛋·····	(245)
老经理照镜子·····	(253)
姑嫂情·····	(263)
丑丑憨憨·····	(292)
唐古画·····	(308)
张八剃头发·····	(314)
背上三弦逛九州·····	(316)
把陕北说书来承传·····	(317)
 编后语 ·····	 (322)

